



中国秘史

上古秘史

(三)

[民国] 钟毓龙摇著

目摇摇录

- 第三十二回 唐尧居母丧
后羿缴大风 员
- 第三十三回 唐尧践帝位
皋陶感降生 员
- 第三十四回 帝尧田猎讲武
鸿超被鸟射伤 怨
- 第三十五回 巫咸鸿术为尧医
越裳氏来献神龟 愿
- 第三十六回 帝尧东巡问樗蒲
初见皋陶验前梦 源
- 第三十七回 厌越述紫蒙风土
闾伯实沈共参商 缘
- 第三十八回 帝尧遇赤将
子舆官木正 远
- 第三十九回 帝尧宝露赐群臣
大司农筹备蜡祭 愿
- 第四十回 帝尧师事尹寿
尹寿举荐四贤 愿
- 第四十一回 尹寿氏说天文
羿与逢蒙较射 缘
- 第四十二回 帝尧箕山访许由
长淮水怪兴风浪 怨

第四十三回	帝尧初番见许由 黄帝问道广成子	员猿
第四十四回	帝尧遊黟山 览尽大千界	员圆
第四十五回	途遇金道华 兰为王者香	员圆
第四十六回	缙云山黄帝修道 大姥山老母成仙	员猿
第四十七回	狐功设计害帝尧 责三苗帝尧动怒	员猿



第三十二回摇唐尧居母丧 后羿缴大风

摇摇且说陶唐侯自从遣羿南征之后，不到几日，庆都忽然生病了。陶唐侯衣不解带的服侍，真是一刻不离。有一日，医生来诊治，说道：“此地逼近大陆泽，地势低下，湿气太重，最好迁居高处，既可以避去潮湿，又可以得新鲜空气，于病体较为有益。”陶唐侯听了当然遵从，急急预备，将庆都移到一座山上去居住。但是病仍不好，而且愈见沉重，急得没法，只能斋戒沐浴，去祈祷山川。

那尧山东北有一座山，上有神祠，据土人说极其灵验。当下陶唐侯乘着一片诚心，徒步上山祈祷。可是他身虽在此，心中却时时悬念着垂危之母亲，所以走上去的时候，不时的回转头来望望，望什么呢？就是望他母亲居住的地方。走下山来时，亦是如此，这亦可见陶唐侯的纯孝了。所以后人就将这座山取名叫望都山，以纪念陶唐侯的孝行。但是庆都的病始终医治不好，过了两月，竟呜呼了。陶唐侯居丧尽礼，自不消说。五月之后，就在唐邑东面择土安葬。

那时讣告到亳都，帝挚虽在病中，但是因庶母的关系，祭奠贖赠，却也极其尽礼，便是四方诸侯亲自来送葬者也不少。陶唐侯居丧亮阴，照例不言，一切政治概由务成子摄理。那时羿杀巴蛇及请讨啣齿的表文，都是务成子批发的。

一日，务成子正在处置政事之时，忽然取出一面朱布做成的小幡，上面图画着日、月、星、辰之文，吩咐属官，叫他照这式样放大五倍，去做一百二十面，定期十日，须要如数完毕。百官看了都莫名其妙，只能照样如数去做。过了十



日，一百二十面朱幡一齐做成，只见东方诸侯的使者都纷纷来告难，说道：“占据海滨的大风现在逐渐西来了。他所到的地方，房屋树木为之摧残，人民牲畜为之压毙，江湖之中，波浪滔天，交通断绝，田亩之中，茎枝毁折，秋收无望。近更纠合各地莠民，有据城池占土地之情势，敝国等无法抵御，为此特来恳请陶唐侯迅发雄兵，立予援助，不胜感激之至。”说罢，都再拜稽首。务成子道：“敝国君正在衰经之中，未能与诸位相见，殊为抱歉。但是对于此妖之为患，早有所闻，所以那破除他的器具亦预备好了。”

说着，就叫人将那造的朱幡取一百面来，按次分给各国使者，说道：“大风所恃的无非是他的风力。现在可将此幡于正月元日子时，在每邑每村的东北方竖立起来，以重兵守之，不要给他砍倒，他的风就失其效力，那就容易抵敌了。”各使者接到朱幡，口中虽竭力称谢，但是心中都不免疑惑，暗想区区一幡，何济于事呢，仍向务成子恳求出兵。务成子道：“敝国老将司衡羿出师南征，现在听说蚩蚩已经伏诛，不日即须凯旋，到那时立刻就叫他来吧。”各使者听了，方才欢欣鼓舞，持了朱幡，拜谢而去。

过了几日，司衡羿果然班师回来了，务成子代表陶唐侯率领百官迎接到朝堂之上，设宴慰劳。饮过三巡，务成子就向羿说道：“老将连年勤劳，今日才得归来，但是还要请你辛苦一趟，你愿意去吗？”羿道：“果然于国于民有利益，某决不敢辞劳。请问老先生，还要叫某到哪里去？”务成子就将东方各国请求的事情说了一遍，并且说：“这事亦非老将前往不可，而且就要去的，某已答应他们了。”羿道：“大风的名字甚熟，但不知究竟是什么东西？老先生必知其



详。”务成子道：“这个人亦是个得道之士，生平专门喜欢研究风学，所以他的名字就叫作大风。后来被上界的风伯收录了，他就在天上得了个位置，和箕伯、巽二、飏母、孟婆、封姨等共事。但是他却是个不安分之徒，被风伯查知，将他斥革，从此他就流落在下界，却仍旧僭称风伯。当少昊、颡顛、帝喾三个圣人相继在位之时，主德清明，四海康熯，所以他不敢为患。现在帝挚荒淫无道，三凶朋比为奸，四海鼎沸，万民咨嗟，他就此趁机而起，这就是他的历史了。”羿道：“那个风力，有方法可破吗？”

务成子道：“有方法可破，前日某已制成了一百二十面大朱幡，给各国使者拿去一百面，还有二十面，请老将带去，竖起来，就可以使他的风失其效力。但是只能限于朱幡的范围以内，不能及于朱幡的范围以外，假使出了幡的范围以外，那就不中用了。老将去攻打起来，最好择要害之地，于二月二十一日子时，将各朱幡一齐竖起，然后设法诱他入于幡的范围以内，风力无所施展，不怕他不成擒了。”羿道：“他既然做过上界的神仙，当然有变化隐遁的法术，就使他失败，要想擒获他恐怕难呢。”务成子道：“老将虑得可谓周密了。某还有一物，可以奉赠，以助老将之成功。”

说着，就叫从人到寓所中将一个红匣子去拿来，从人领命而去。这里众人又随便谈谈，逢蒙问务成子道：“某听说：‘大块噫气，其名为风。’风这项东西，不过是阴阳之气流动而成的，哪里是有神道在其中主持呢？”务成子道：“风的起来有一定的时候，有一定的方向，又有一定的地方，这就是有神道主持的证据。不然，风这项东西，并非动物，绝无知识，何以能如此呢？譬如至治之世，风不鸣条，



人君政治颂平，则祥风至。而乱离之世，往往巨风为灾，这是什么理由呢？神道的主持，就是主持在这种地方。”逢蒙道：“风这项东西，蓬蓬然起于北海，蓬蓬然入于南海，折大木，飞大屋，它的势力非常之猛烈，神道能够指挥它，真是奇怪不可思议了。”

务成子道：“这个并没有什么奇怪，不必是神道，就是各种动物亦做得到的。山里的猛虎，长啸一声，谷风就跟着而至，所以古人有一句话，叫作‘风从虎’，岂不是动物亦能够号召风吗？岳山有一种兽，叫作山狻，它走出来则天下大风，这又是一种了。江里的江豚，浮到水面上来一吹，风亦应时而生，这种多着呢。小小动物尚且能如此，何况神道！”逢蒙道：“照这样说来，我们人类不能够如此，倒反不如动物了？”

务成子道：“我们人类何尝不能够如此。从前有一个寡妇，事姑至孝，后来姑的女儿贪她母亲之财，谋杀了母亲，倒反冤枉是寡妇谋杀的。寡妇受了这个冤枉，无可申诉，不觉悲愤填膺，仰天大呼，顷刻之间大风骤起，天地昏黑，将君主的宫殿都吹坏了，君主才明白她的冤枉，岂不是人类亦能够致风吗！但是这件事还可说是偶然的，或者说是神明之祐助，并非她自己要致风。还有一件，古时一个大将，和敌人交战，要想用火攻，但恨无东南风，恐怕纵起火来，风势不顺，倒反烧了自己。后来另有一人，会得借风，先在山下筑起一座三层的台，台上插二十八宿星旗，按着六十四卦的方法，用一百一十人侍立左右，每日祈求，三上三下，后来东南风果然大起，这岂不是人类能够致风之证据吗？还有蚩尤氏能够征风召雨，尤其是大家所知道的。即如某前日分



给各国的朱幡，能够止风，亦是人类能力之一种。”

弃在旁问道：“老先生刚才所说的风伯、箕伯、巽二、颺母、孟婆、封姨等，当然都是司风之神了，但是他们的历史如何？还请老先生讲给我们听听。”务成子道：“风伯名叫飞廉，是个神禽，其身如鹿，其头如雀，有角而蛇尾，浑身豹文，是司风的专官。箕伯是二十八宿中之箕星，照五行推起来，箕是东方木宿，风是中央土气，木克土，土为妻，所以箕是风之夫，风是箕之妻，夫从妻之所好，所以箕星最喜欢风。但是箕星在二十八宿中自有专职，所以他的对于风，不过旁及，并非专司，平时不甚去管理，只有月亮走到他星宿里的时候，他就要起风了。至于巽二，是主持风信最紧要的职员，因为八卦之中，巽为风，他的排行，在兄弟姊妹之中是第二，所以叫作巽二。颺母所管的是海里的风，常住在南海那方面，生性非常暴烈。每当夏秋之间，云中惨然，有晕如虹，长六七尺，就是他要出来的符号。舟人看见了这符号，就好去预备躲避，这亦是他暴而不害的好处。孟婆所管是江里的风。她常游于江中，出入的时候，必有风跟着她，因为她是上帝的少女，所以尊称她叫做孟婆，那个风就叫少女风。封姨姊妹甚多，她的排行是第十八，所以又称为封十八姨，年轻貌美，性最轻狂，专喜欢作弄人，但她的职司最微，不过管理花时之信风而已。”契在旁又问道：“风神之中，一半是女子，为什么原故？”务成子道：“八卦之中，巽为长女，所以多女子了。”

正说到此，那从人已将务成子的红匣子取到。务成子把匣打开，从里面取出一物，递与老将羿。众人一看，原来是一颗极大的珠子，圆径一尺，色黑如漆，却是光晶耀目。务



成子道：“此珠名叫玄珠，出在寒山之北，圆水之中，阴泉的底里，所以叫它圆水的原故，因为这个水波常圆转而流，与它水不同。这水中有一黑蚌，其大无比，能够出水飞翔，常往来于五岳之上，千岁而生一珠。某在黄帝时，偶然游于寒山之巔，遇到此蚌，就取到此珠，这就是此珠的来历了。夜间悬起这珠来，明亮如日月，就使日间取出，照耀起来，亦能使百种神遊不能隐其精灵，真个是件宝物。所以这次大风战败之后，如果要变化而逃，老将但将此珠取出一照，他就无可隐遁了。”羿道：“假使 he 已逃远，亦能照得出吗？”务成子道：“可以照得出。况且老将自有神箭，能够射高射远，怕他什么？不过据某看起来，老将的神箭上，最好先系一根极长的绳索，仿佛和那弋鸟儿的袴缴一般，射着之后，就可以寻踪搜获，拖它过来，岂不好吗！”说得众人都大笑起来，当下席散，众人各自归去。

次日，羿到堊庐之中慰唁陶唐侯，又到庆都坟上去拜谒过，一面挑选兵士，正要东征，忽报亳都又降诏来了。陶唐侯虽在亮阴之中，但是对于君命理应亲接，当下拜受了一看，原来是个禅让之诏，内中并且有“本拟亲率群臣前来敦劝，因病体不堪跋涉，务望早登大位，以副民情”等语。

陶唐侯不觉大吃一惊，就召集群臣商议如何措词辞谢。司衡羿道：“现在帝的无道，可谓已极，但是这次竟能禅让天下，颇有仁心，亦颇有识力，而且语气恳挚得很，从此可将以前的不善遮盖一半了。老臣的意思，劝我主竟受了他吧，不必辞了。古人说‘成人之美’，亦是此意，不知我主以为何如？”陶唐侯道：“这事万万不可。禅让之后，臣反为君，君反为臣，天下断无此理。况且寡人薄德，尤其不克



承当，赶快拜表去辞吧。”羿道：“老臣听说，从前炎帝敌不过蚩尤，知道黄帝的德大，就让位于黄帝，黄帝亦不推辞。臣反为君，君反为臣，自古有之，何足为奇呢？”陶唐侯道：“这个不然，炎帝与黄帝不过一族，并非骨肉，今帝与寡人乃系同胞兄弟，攘兄之位，于心何忍？”羿道：“这次并非我主去攘帝的位，是帝自己情愿让位，况且九年以来，帝的失德太甚，难期振作。我主如不肯受禅，将来帝的失德，愈久愈彰，四方诸侯，天下人民，必有怨畔分崩的一日，难免要身败名裂。现在受了帝的禅，既可以成就帝的美名，又可以保全帝的声誉，岂不是两利吗！所以老臣替我主着想，替今帝着想，替天下兆民着想，替先帝的宗社着想，总是以受禅为是。”陶唐侯听了，仍旧是摇摇头说：“不可不可。”

那时君臣两个辩论了许久，其余务成子、弃、契等大小百官都默无一语。羿便向务成子道：“老先生何以不发言，劝劝君侯受禅呢？”务成子笑道：“依某看来，以辞之为是。”羿大诧异！忙问：“何故？”务成子道：“不必说原故，讲理应该辞的。”羿听了虽不惬意，但素来尊重务成子，亦不再强争了。于是陶唐侯就恳恳切切的做了一篇辞表，内中还含着几句劝谏帝挚的话语。刚刚拜发出去，忽然报道：“四方诸侯都有拥戴的表文来了，推尊陶唐侯为帝，废去帝挚，表文里面列名的，共有九千二百五十国。”陶唐侯看了，更是吃惊。因为在丧服之中，不便自己招待，就由务成子代为延见，并且苦苦辞谢。那些使者都说道：“这次小臣等奉敝国君之命，来推尊陶唐侯践临帝位，假使不答应，敝国君等只有亲来朝觐劝进。切望陶唐侯以天下兆民为重，不



要再辞，小臣等不胜盼切之至。”务成子又将好多冠冕的话敷衍了一番，才将他们遣发回去。

这里羿因东方事急，不可再留，也就率师出征。那时大风的势力已过了泰山以北，羿到了历山，东方诸侯齐来相见。羿问起情形，才知道各国自从竖了朱幡之后，大风的风力就不能达到幡的范围以内，所以不能攻进来。但是各国之兵，对于幡以外，亦攻不出去，彼此成了相持之局。后来不知怎样，给大风知道是朱幡的原故了，几次三番，要来夺这个幡，幸而戒备甚严，未曾给他夺去，这是近日的情形了。羿与逢蒙商议道：“今日是二月十六日，再过五日，就是二月二十一日，可以竖立朱幡之期，我和你各执十面，分向两旁，由小路抄到他后面去竖立起来，将他包围在当中，可以得胜。你看何如？”逢蒙道：“好。”于是两人各带兵士，执了朱幡，夜行昼伏，向大风后面抄去。

那大风本想从曲阜之南进攻中原，后来忽被朱幡所阻，不能施展风力，颇觉疑心，以为他们何以有这种法术。仔细探听，才知道是陶唐侯所给的，不免忿恨，立刻变计去攻陶唐侯。哪知节节北行，过了八九十个村邑，处处都有朱幡保护，奈何它不得。屡次设法要想去砍倒它，又做不到，不免心灰意懒，疏于防范，因此羿等抄袭他后路，他竟不知。到了二十一日子时，羿与逢蒙大圈已合成，要害之处都立起朱幡，看看天明，羿等兵士一声呐喊，从四面包围拢来，大叫：“大风往哪里走！快出来受死！”大风大惊，竟不知道这些兵是从哪里来的，慌忙率领党羽出来迎敌，作起法来，哪知风息全无，登时手足无措，禁不起那些羿的兵士箭如飞蝗一般的射来，大风军中死亡枕藉，顷刻大乱。大风情知不



妙，将身一隐，向上一耸，望天空中逃去。那老将羿在对面山上，迨望久了，早取出玄珠，交与逢蒙，叫他拿珠向天空不住的照耀，一面取出系有长绳的神箭，向天空中射去。说也奇怪，那大风逃到天空，本来已看不见了，给珠光一逼，不觉显露原形。羿观准了，一箭射去，正中着他的膝盖，立脚不牢，直从天空中掉下来，系着一根长绳，仿佛和放风筝的倒栽下来一般。各国兵士看了无不称怪，又无不好笑。但是这一掉下来，直掉到后面去，幸亏有长绳牵住，可以寻视他的踪迹。直寻到三里路外一个大泽边，只见大风已浸在水中，急忙捞起一看，却已头破脑裂，血肉模糊，一命呜呼了。原来这大泽旁边有一座高丘，名叫青丘，青丘临水之处，有一块大石，嶮削耸峙，大风倒栽下来，头正触在石上，以致重伤滚入水中，所以死了。一个神仙，结果如此，亦可给贪顽凶暴的人做一个鉴戒了。

且说大风既死，余党悉数崩溃，东方乱事至此遂告一结束。各国诸侯看见大风如此妖异，终逃不了羿的显戮，于是益发归心于陶唐侯，犒师的时候，款待羿等，各诸侯就向羿恳请班师回去之后，务必力劝陶唐侯俯顺万国之请，早正大位，勿再谦辞。羿听了这种话，很是合意，不过不知道陶唐侯的意思究竟肯不肯，亦不敢多说，唯唯而已。过了几日，就班师回去，在路上仿佛听见说帝挚已崩逝了，未知确否。



第三十三回摇

唐尧践帝位 皋陶感降生

摇摇且说陶唐侯居丧，转瞬已是三年，服满之后，依旧亲自出来处理政事。一日，退朝归寝，做其一梦，梦见游历泰山，要想走到它顶上去，但是愈走愈高，过了一个高峰，上面还有一个最高峰，路又愈走愈逼仄。正在徬徨赧赧无法可想的时候，忽见路旁山洞之中，蜿蜿蜒蜒走出一条大物来，仔细一看，却是一条青龙。因想道：“龙这项东西是能够飞腾的，我何妨骑了它上山去呢。”正在想时，不知不觉已经跨上龙背，那龙亦就凌空而起，但觉耳边呼呼风声，朝下一看，茫茫无际，颇觉可怕。也不知过了多少时候，才落在一座山峰上，跨下龙背，那龙将身躯一振，顷刻不知去向。四面一望，但觉浩浩荡荡，无边无畔，所有群山都在眼底。尧在梦中自付道：“此处想是泰山绝顶了，‘登泰山而小天下’这句古话真不错呢。”忽而抬头一看，只见上面就是青天，有两扇天门，正是开着，去头顶不过尺五之地，非常之近，心中暗想：“我何妨到天上去游游呢？但是没有梯子，不能上去。”踌躇了一回，遂决定道：“我爬上去吧。”就用两手攀住了天门的门槛，耸身而起，不知不觉，已到了天上，但觉银台金阙，玉宇琼楼，炫耀心目，真是富丽已极。不知怎样一来，蘧蘧而醒，原来是一场大梦。暗想：“这梦真做得奇怪，莫非四方诸侯经我这番诚恳的辞谢，还不肯打消推戴之心吗？青龙属东方，或者是羿已平定了大风，东方诸侯以为我又立了些功绩，重新发起推戴我的心思，亦未可知。天门离我甚近，使我可以攀跻而上，也许帝还有来禅让于我的



意思，但是我如何应付呢？”想了许久，不得其解，也只好听之。

过了多日，羿班师回来，尧亲自到郊外迎接，慰劳一番，羿便将东方诸侯推戴的意思陈述了一遍。尧一听却应了前夜的梦，亦不好说什么。到了晚间，忽报亳都又有诏到，尧慌忙迎接，那知却是个遗诏，原来帝挚果然崩逝了。遗诏之中，仍是恻切恳挚的劝尧早登大位，以副民情。遗诏之外，还附着一篇表文，亳都群臣除鯀之外个个列名，而以桮兜、孔壬两个人领衔，仔细一看，原来是劝进表。陶唐侯不去理它，单捧着遗诏放声大哭。正是，一则君臣之义，二则兄弟之情，都是不能不悲恻的。哭过之后，照例设位成服，正打算到亳都去奔丧送葬，扶立太子，忽报四方诸侯都有代表派来了，为首的是东方诸侯代表爽鸠侯，北方诸侯代表左侯两个。见了陶唐侯，大家都再拜稽首，陈述各方诸侯的意思，务请陶唐侯速践大位。陶唐侯还要谦辞，务成子劝道：“从前帝挚尚在，当然推辞，如今帝挚已崩，遗诏中又谆谆以此为言，而四方诸侯的诚意又如此殷殷，真所谓天与人归，如再不受，那就是不以四方之心为心，不以遗诏为尊，而毫无理由了。”说到此，陶唐侯方才答应，于是大家一齐朝拜起来，陶唐侯乃选择一个吉日，正式践天子位，从此以后不称陶唐侯，改称帝尧了。过了几日，各方诸侯代表拜辞而去，按下不提。

且说那在亳都的帝挚何以忽然会崩逝呢？说到此处，须补一句，大家方能明白。原来那帝挚的病是癆瘵，纯是荒淫无度，为酒色所伤。本来已难治了，后来知道诸侯要废己而立陶唐侯，不免忧急，病势顿增。后来降了禅让诏去，陶唐



侯不受，暂且宽怀，过了多时，忽听到四方诸侯已推举代表到陶唐侯那里去朝觐，一面废去自己的帝号，那个檄文早已发出。这一气一急，身子支撑不住，就顿时病笃，忙叫了桮兜等三人进来，叫他们预备遗诏，禅位于陶唐侯。那时桮兜等知道大势已去，无可挽回，也就顺水推舟去草遗诏。另外又和在朝的大小臣工商量，附表陶唐侯劝进，大家无不赞成，只有鯀不肯具名。等到帝挚安葬之后，鯀就不别而行，不知何处去了。所以桮兜、孔壬、鯀三人，虽则并称三凶，但是讲到过恶，鯀独少些，讲到人格，鯀更高得多，不可以一概而论也，闲话不提。

且说帝尧既登大位之后，将一个天下重任背在身上，他的忧虑从此开始了。草创之初，第一项要政是都城，决定在汾水旁边的平阳地方，就叫契和有倕带了工匠前去经营，一切建筑务须俭朴。第二项要政是用人。帝尧之意，人惟求旧，从前五正都是三朝元老，除金正、土正已逝世外，其余木正、火正、水正三人，均一律起用，并着使臣前去敦请。过了几月，平阳都城营造完竣，帝尧即率领臣民迁徙，沿途人民欢迎不绝。

一日，到了一座山边，看见山顶满布五色祥云，镇日不散，问之土人，据说是有好多月了，大约还是帝尧践位的那时候起的。大家听了，都称颂帝尧的盛德所感，帝尧谦逊不迭。到了平阳之后，布置妥帖，气象一新，正要发布新猷，忽报务成子不知所往了，留下奏表一道，呈与帝尧，大意是说：“山野之性，不耐拘束。前以国家要事甚多，不敢不勉留效力，今则大位已定，可以毋须鄙人。本欲面辞，恐帝强留，所以只好拜表，请帝原谅恕罪。”等语。帝尧看了，知



道务成子是个神仙之士，寻亦无益，惟有叹息调怅而已。过了几日，帝尧视朝，任命弃为大司农，专掌教导农田之事；又任命契为大司徒，专掌教育人民之事；又任命羿仍为大司衡，逢蒙副之，专掌教练军旅之事。三项大政委托得人，帝尧觉得略略心宽。

一日，忽报火正祝融来了，帝尧大喜，即忙延见。但见吴回须发苍白，而步履轻健，精神甚好，尤为心慰。火正道：“老臣等承帝宠召，极应前来效力，无如木正重和水正兄弟，都因老病不能远行，只有老臣差觉顿健，是以谨来觐见，以慰帝心，但官职事务亦不能胜任，请帝原谅。”帝尧道：“火正惠然肯来，不特朕一人之幸，实天下国家之幸，政务琐琐，岂敢重劳耆宿，但愿安居在此，国家大政大事，朕得常常承教，为福多矣。”说罢，又细细问起木正等的病情，火正一一告诉了。又说道：“木正有两子，一个叫蒙仲、一个叫羲叔；臣兄重黎有两子，一个叫和仲、一个叫和叔，其才均可任用。臣与木正商定，援古人‘内举不避亲’之例，敢以荐之于帝，将来如有不能称职之处，老臣等甘心受诛，以正欺君徇私之罪。”帝尧道：“两位耆臣，股肱先帝，公正不欺，朕所夙知，岂有徇私之嫌。朕决定任用，不知道已同来了吗？”火正道：“现在朝门外候旨。”

帝尧大喜，即令人召见。四人走进来，行过礼之后，帝尧仔细观察，只见羲仲温和敦笃，蔼然可亲，是个仁人；羲叔发扬蹈厉，果敢有为，是个能者；和仲严肃刚劲，凛凛不可犯，是个正士；和叔沉默渊深，胸多谋略，是个智者，看起来都是不凡之才，足见火正等所举不差。便问他们道：“汝等向在何处？所学何事？”羲仲年最长，首先说道：“臣



等向在羲和国学习天文，因此就拿羲和两字来作臣等之名字，以表示志趣。”帝尧大喜道：“朕新践阼，正缺少此项人才，不期一日得四贤士，真可为天下国家庆。”

当下，就命羲和等四人分掌四时方岳之职，他们的官名，就叫作四岳。羲仲为东方之官，凡是东方之事，及立春到立夏两个节气以内的事情，都归他主持。羲叔做南方之官，凡是南方之事，及立夏到立秋两个节气以内的事情，都归他主持。和仲做西方之官，凡是西方之事，及立秋到立冬两个节气以内的事情，都归他主持。和叔做北方之官，凡是北方之事，及立冬到立春两个节气以内的事情，都归他主持。四人听了，都稽首受命。后来他们四人测候天文，常跑到边界上去，羲仲在东方边界，所住的是嵎夷之地。羲叔在南方，所住的是南交之地。和仲住西方，是在极西之地。和叔住北方，是在朔方之地。那个火正吴回，就此住在平阳，虽则已不做火正官，但是以相沿的习惯，仍旧叫他祝融，这是后话不提。

且说帝尧将农桑、教育、军旅及时令内政四项重政，委任了各人之后，当然要时时考察他们的成绩。军旅之事最易收效，司衡羿和逢蒙又是专家，不到几个月已训练好了，就请帝尧于仲冬之月举行检阅，并请打猎一次，以实验各将士的武艺。帝尧答应了，就叫羿等去选择地点和日期。至于大司农教导农田的方法，是在汾水下流，择了一块地，将百谷先按时播种起来，又令各国诸侯，派遣子弟前来学习，一批毕业了，又换一批。开办之初，教导的人只有大司农一个，实在不敷，连姜璘也住到那边去，帮同教授。但是他的成绩，非几年之后，不能奏效，一时无可考察。至于羲和等